NIHONGO NO GAKUSHU TO KENKYU 日語学習与研究
2025年 第3期 总238号

谷村本《经国集》所收石上宅嗣《小山赋》和中国赋学
——日本上代汉文创作的方法

三重大学 人文学部　　陈锦清

[摘　要]　作为日本勅撰三集的《经国集》,是日本第一部收录赋这类文体的汉诗文集。针对该汉诗集卷一所收石上宅嗣的《小山赋》,前期研究以《群书类从》本为底本,主张作者纯粹模仿了《初学记》所收唐太宗的同名作。但是,笔者以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谷村文库本《经国集》所收该品作为考察对象进行分析后,发现该赋在文本上和《初学记》的唐太宗同名作存在着较大差异,并推测石上很可能阅览和参考的是唐太宗别集。此外,通过对"乱曰"的分析,阐明了作者笔下的小山不是纯粹的自然景观,而是建有"芸亭"——日本第一个公开图书馆的教育场所。该赋是石上热切期待日本文化能传承后世的一个精神寄托,他在创作该赋时,语句上虽模仿唐太宗同名作,但同时根据小山的实际情况给作品注入了其精神寄托这一全新的元素。该赋反映了日本上代汉文创作方法的一个侧面,对了解古代东亚汉文学的传播以及形成提供了颇有参考价值的线索。

[关键词]　小山赋　经国集　石上宅嗣　唐太宗　芸亭

引　言

《经国集》是最早收录散文的日本敕撰汉诗文集,其成书于天长四年(公元827年),收录赋17篇、诗917首、序51首和对策38首。和《经国集》并称为日本勅撰三集的《凌云集》和《文华秀丽集》,收录的诗的数量分别是90首和148首。无论在诗的收录数量上,还是在作品文体种类上,《经国集》均居首位。

本文关注的是《经国集》卷一的赋。在其成书的827年,中国已经进入了律赋的时代,而日本还处于赋创作的早期阶段。《经国集》中的17篇赋均非律赋,完全没有受到同时期中国文学的影响,若仅仅将这种现象归因于日本文学的滞后性,或者认为是日本文人仅仅热衷于模仿中国的诗,对赋等其他文体不大感兴趣,似乎欠妥当。另外,日本律赋备受关注[1],人们对日本早期赋学的研究却相对较少。笔者调查发现,早期有小岛宪之(1985)对《经国集》17篇赋的详尽考证。另外,与《秋可哀赋》中的9首律赋相关的研究最多,中国的陈巍(2014)、郭建勋、邱燕(2018),日本的吹野安(1968)、佐藤信一(1989、1993)亦有深入的探讨。除了《赋秋可哀》之外,松浦友久(2004)还关注藤原宇合《枣赋》以及石上宅嗣《小山赋》,他认为后者模仿了唐太宗《小山赋》的语句,但和流露出自足心态的唐太宗不同,作者石上表达的思想是对主流贵族的抵抗和不满。

但是,小岛和松浦分析石上《小山赋》时所采用的底本均为《群书类从》和《经国集》,而《群书类从》本以外的版本所受到的关注极低,比如本稿将要提到的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谷村文库本(以下简称谷村本);此外,如松浦所主张的那样,若石上确实参考了唐太宗的同名作《小山赋》,那

么具体是哪个版本的《小山赋》。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1 石上宅嗣《小山赋》的形式及文本

石上宅嗣《小山赋》是《经国集》卷一的第3篇赋，前2篇是嵯峨太上天皇的《春江赋》和《重阳节菊花赋》。根据该书序文“人以爵分，文以类聚”可知，作品应当按照官位高低顺序来排列，嵯峨太上天皇曾为一国之君，理应排在首位。紧接于石上后面的第4篇是其弟子贺阳丰年的《和石上卿小山赋》，第5篇是藤原宇合《枣赋》（735-737），创作时间虽早于石上大概在771年写的《小山赋》，但因为石上是从二位，藤原是从三位，所以石上的赋被排在了前面。日本现存的赋中，只有《经国集》卷一的第3、4、5篇是撰写于奈良时代的，属于日本早期的赋。

关于《经国集》的版本，小岛宪之对17种版本（含刊本）进行了介绍。小岛把当时所能阅览到的17种版本分为三类：一为《群书类从》（以下简称群书本）；二为非群书本系列写本；三为日本汉诗《日本诗纪》（市河宽斋编）。在小岛的基础上，辻宪男和岩坪健（1999）则广泛搜集了50种版本，同时继承了小岛的群书本和非群书本系列的分类方法，并根据识语的有无以及成书的先后顺序将49种非群书本系列细分为9类，并将9类当中写有以下识语A和B的、包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枫山文库本（以下简称枫山本）在内的版本归为非群书类从系列的第一类。

识语A：康永癸未之岁初秋上旬之候于西郊幽居，粗校雠之，点画之误，尚似有疑。此书莲花王院宝藏之本也（后略）

识语B：一校了〔康永第二之历夷则初七之夕也〕

此外，非群书类从系列的第二类为无识语类，其书写年代无考。而紧接其后的则为第三类：含有识语A和以下识语C的写本。

识语C：经国集二十卷，康永年中所存，七卷耳。今御府只有六卷，则复失一卷。（中略）又书以年月日姓名，宽永辛未秋八月廿八日，那波道园涤笔于洛中之活所文房。

小岛认为，在诸多版本中1343年日本古典全集刊行的群书本为通行本之祖，因此选其作为底本。而辻和岩坪认为枫山本[2]文本写于康永癸未（1343年），时间最早，文本最优良，故选其为底本。笔者认为上述两个底本各有优劣，但是，除了对这两个底本的综合考虑外，还需从文本质量以及书写年代角度选择其他版本进行比较分析，才能更全面和深度地阐明作者欲表达的意图。

首先，从写本的文本质量角度进行考量，谷村本在一定程度上值得信赖。第三类文本是与汉学造诣极深的那波道园（1591-1648）相关的传抄本，其中包括谷村本。波道圆传抄本这一属性证明谷村本的重要性值得被关注。

其次，从写本的书写年代来考虑，确实谷村本远远晚于枫山本。但是，第三类的5种写本和非群书本类型系列的第一类版本一样，均以1343年的写本为底本。只是第三类是那波道圆于宽永辛未年（1631年）本的传抄本。其中谷村文库本的卷二十末页写有识语A和C（见图1、下页图2），此外还有不见于其他写本的识语“文政改元岁戊寅仲秋十日写之毕 严隆寺醉月圆海”。由此可判断，谷村本是严隆寺僧于文政元年（1818）传抄那波道圆本的写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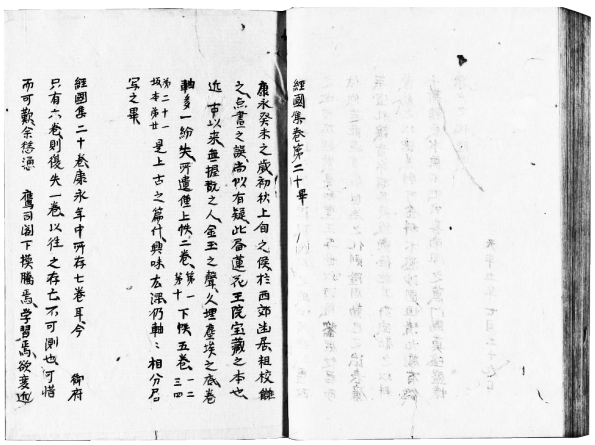

图1 谷村本《经国集》卷二十末页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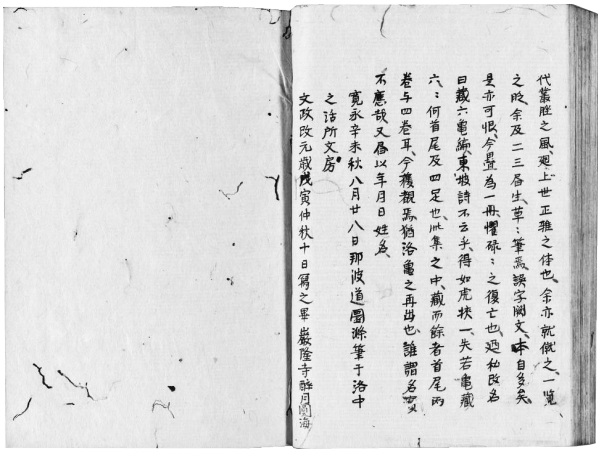

图2　谷村本《经国集》卷二十末页2

再次，非群书类型系列的第三类中，除了谷村本，另外4种均没有对外公开的电子版本。谷村本便于阅览[3]，这一点对《经国集》的文本理解所起的作用也是值得肯定的。

因此，本稿选择谷村本作为考察对象，具体分析其文本价值的同时，深入探讨其中所收录的石上《小山赋》的思想内容。

谷村一太郎的嗣子顺藏，通过曾经是京大附属图书馆馆长的新村出博士，所捐赠出的9200余册家藏典籍被称为谷村本。

小岛没有提及谷村本的存在；辻和岩坪对谷村本的版本信息，也是轻描淡写，仅说道“二十字十行”和介绍了其识语A和C。笔者通过阅览谷村本的电子版，把握到以下信息：一册（卷一、十、十一、十三、十四、二十），一面十行二十字，纵25厘米，横17.5厘米，无边界。卷二十末页写有识语A和C以及严隆寺僧传抄时间。全卷附有朱墨句读，眉栏写有校语。

接下来，笔者试从对偶形式、平仄和押韵（韵脚）方面来分析石上《小山赋》的特点。

为便于论述，笔者将由2句或4句构成的对句视为1联，整篇可分为如下28联。

① 夫何[a]四序之交代，经万古以无私。
② 草逢春而花锦，树入夏而叶帷[b]。
③ 秋气悲兮落实，冬风急兮空枝。
④ 观节物之如此，觉人世[c]之盛衰。
⑤ 开瀛岳兮[d]靡觌，望帝乡兮难期。
⑥ 顾为山之在进，想覆篑之不移。
⑦ 事孰有贵，会心无卑。
⑧ 搆微岫于庭际，引细流于堂垂。
⑨ 天下有山，地中生木，
⑩ 小人以远，君子所育。
⑪ 虽乏习坎之势，岂谢设险之德。
⑫ 坐酌损之泽西，临制节之水北。

尔乃

⑬ 参差篑土，日度而[e]不障；皎洁坳池[f]，风动而奚涨。
⑭ 松欹岸兮倾盖，石澄流兮泛镜。
⑮ 云片覆兮岭阴，月半出兮溪映，
⑯ 鸟乍鸣兮迁木，我若遗兮委命。
⑰ 嗟大造之殊[g]品，诚卑细而同庆。

于是

⑱ 摄深思于一指，跨鲲海而无居。驶幽情于万物，据蚁垤而有余。

信夫

⑲ 不出户牖而知矣，何必历览山水而尚诸。
⑳ 聊托文之在兹，式写心之所知[h]。

乱曰：

㉑ 四节递谢兮，万物荣枯。
㉒ 视昔异代兮，知后同途。
㉓ 高尚在心兮，坳池[i]足只。
㉔ 清静[j]委命兮，崑岳蔑尔。
㉕ 禽兽不群兮，何必避世。
㉖ □瓢[k]为乐兮，聊以卒岁。
㉗ 为而不恃兮，孰知其德。
㉘ 燕处超然兮，唯道是则。

*句末韵字（韵脚）用“○”表示平，“●”表示仄。

（《经国集》卷一，大纳言赠从二位石上朝臣宅嗣《小山赋》）

石上《小山赋》全文共332字，由60句，26组单句对和2组隔句对构成。该赋没有序，但有“乱曰”部分，据黄水云的分类，属于“无序有乱式”骈赋（黄水云，1999：205-265）。

其形式接近六朝骈赋，但是，隔句对数量极少，因此，与六朝齐梁时期的骈赋存在着很大差别。

由于偶数句的句末连续4次或8次同为平或

同为仄，因此可以说该赋并没有遵循平仄交替的规则。而在押韵方面，据半谷芳文（2022）考证，勅撰三汉诗集所使用的韵书，是六朝时期的数种韵书以及《切韵》。本稿根据上田正（1984）搜集的《切韵》逸文，发现石上《小山赋》的用韵情况如下：第①～⑧联为上平声五“支”（枝、移、卑、垂）和上平生“脂”（私、帷、衰、期）同用；第⑨、⑩联为入声一“屋”韵；第⑪、⑫联为入声三十“德”韵；第⑬联为去声四十“漾”韵；第⑭～⑱联为去声四十二“敬”韵；第⑱～㉒联为上声九“鱼”韵。最后的“乱曰”部分，每2联的句末韵脚使用同一韵，分别为上声十一“模”韵；上声四“纸”韵；去声十四“祭”韵和入声三十“德”韵。基本上2联以上押了同一个韵，甚至在第①～⑧联同押“支”韵，可见石上在撰写该赋时严格遵守赋学创作的押韵规则。

如前文所述，谷村本抄写于1831年，虽然晚于群书本和枫山本，但是谷村本中存在具有校勘价值较高的异文。具体请参考下面对群书本、枫山本与谷村本校勘结果的分析（见表1）。

表1　群书本、枫山本、谷村本所收《小山赋》文本校勘

版本	a	b	c	d	e	f	g	h	i	j	k
群书本	夫	帷	世人	方	（无而）	地	珠	如	地	净	箪瓢
枫山本	夫何	惟	人世	方	而	地	殊	如	地	静	□瓢
谷村本	夫何	**帷**	人世	**兮**	而	池	殊	知	**池**	静	□瓢

首先，整体而言，谷村本无论与枫山本还是群书本朝廷比较，异文都较多，尤其是与群书本，只有b这1处相同。那么这11处异文究竟孰优孰劣？

小岛（1985）虽然没有用谷村本做校勘对象，但是通过对出典和文脉的考证，在以群书本为底本解读《小山赋》时，修改了上述除h和k之外的9处。从押韵角度考虑，与⑱、⑲联的偶数句末字同韵（均为上声九“鱼”韵）的是“如”而非“知”（上平声“支”韵），谷村本作“知”，当误。k处的“箪”在谷村本中为阙字，群书本此处更完善。

但是，令人意外的是，除去h和k以外的9处，小岛修改后的文本居然恰好和谷村本完全一致。首先，针对a，小岛认为石上参考了唐太宗的《小山赋》的“何四序之交运”，因此把群书本的“夫”改成了“夫何”。而b处，虽然枫山本作“惟”，但是该本在“惟”字旁标注了“帷カ”，笔者查看唐太宗的同名作，发现其中用了“树替锦而成帷”，石上模仿此句当作“树入夏而叶帷”，因此b处作“帷”明显更妥。虽然群书本c处作“世人”，小岛从文义上判断此处应理解为人世间，而且还列举了典故作傍证，将此处改成了“人世”。其后的d处，群书本写有“兮ィ”，明显此处作“兮”的谷村本更佳（后文详述）。关于e，小岛直接补“而”，并没有做出评价，显然从对句工整的角度考虑，认为该隔句对若缺少“而”字，会打破句型上的完整性，所以谷村本更完善。紧接e后的f处，小岛引用了《庄子》逍遥游篇的“坳”典故，认为此处当作“池”。此外，与“同庆”形成对仗的g处应为“殊品”，而非“珠品”。而i处，群书本和枫山本均作“地”，小岛已对f处作说明，此处不重复说明，直接把i处改成了“池”。枫山本“地”字旁边写着“池欤”，因此i处也应是谷村本较善。其后的j处，小岛认为此处应该运用了《庄子》洪德篇中的“清静”，当做“静”。

综上所述，以上9处异文，相较于群书本和枫山本，谷村本的文本更具合理性，因此，笔者从诸多文本中选择谷村本的文本作为本稿的考察对象。

2　石上宅嗣《小山赋》的“兮”句型特征——和唐太宗集的关系

石上宅嗣《小山赋》中共用了2联隔句对，分别是第⑬联“参差簨土，日度而不障；皎洁坳池，风动而奚涨。”和第⑱联“摄深思于一指，跨鲲海而无居；骋幽情于万物，据蚁垤而有余。”其余均为四六单句对。

与唐太宗《小山赋》相比，石上《小山赋》在句型方面有两个独特的地方。一是石上所作赋中，2句1联的对句中，有10句5联的句子中央使用了“兮”字。即以下5联：

③ 秋气悲兮落实，冬风急兮塞枝。
⑤ 开瀛岳兮^{d}蘼芜，望帝乡兮难期。
⑭ 松欹岸兮倾盖，石澄流兮泛镜。

⑮ 云片覆兮岭阴，月半出兮谿映，
⑯ 鸟乍鸣兮迁木，我若遗兮委命。
（《经国集》卷一，大纳言赠从二位石上朝臣宅嗣《小山赋》）

根据赋作当中的“兮”的位置不同，可分为“离骚系”“橘颂系”和“九歌系”（林晓光，2019：18-31）。上述这种2句1联的句中使用“兮”的对句被称为“九歌系”。与此相对应，唐太宗《小山赋》中的这种“九歌系”的句子共5句。

③ 想蓬瀛兮靡觌，望崑阆兮难期。
⑪ 岫带柳而合双眉，石澄流兮分两镜。
⑭ 细影杂兮俱乱，弱势夹兮共萦。
（《初学记》卷五，《文苑英华》卷二十七唐太宗《小山赋》）

其中让人难解的是，只有第11联的前一句用了“而”，而非“兮”。原本石上宅嗣《小山赋》的第⑭联模仿唐太宗《小山赋》的第11联，两者的后一句的句中均用了“兮”字，从对句角度来考虑，唐太宗《小山赋》的“岫带柳而合双眉”的“而”当做“兮”。小岛虽然对《文苑英华》和《初学记》的异文进行了校勘，却忽略了上述问题。

近年来，吴云、冀宇辑（2004）将《初学记》《文苑英华》和《全唐文》三本所收的唐太宗《小山赋》做了详尽的校勘，指出“岫带柳而合双眉”的“而”在《全唐文》中作“兮”。但并未对为何产生上述异文，做任何说明。那么，石上参考的究竟是哪个版本的唐太宗《小山赋》？从时间来看，现存的《初学记》《文苑英华》和《全唐文》三个版本中，《全唐文》所收唐代诗文，由于在创作之后直到清代成书的过程中历经数次刊刻，不能完全否定文本因推敲所需而被改动的可能性，因此很难考察石上看到的版本是否与成书后的《全唐文》的文本一致。

石上所看到的唐太宗《小山赋》的版本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与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初学记》[4]不同的另外一版《初学记》，二是唐太宗的别集。

笔者调查发现，现存文献中除了《初学记》《文苑英华》和《全唐文》之外，还有以下四部明清时期的刻本文献收录了唐太宗《小山赋》：一是《潜确居类书》120卷（明崇祯年间）[5]；二是（明）《唐类函》200卷（1618）[6]；三是《御定历代赋汇》184卷（1707）[7]；四是《渊鉴类函》450卷（1710）[8]。这四部文献所收的唐太宗《小山赋》均作“岫带柳而合双眉，石澄流兮分两镜”。另外，从整篇赋的文本相似度而言，这些文献很可能和通行版《初学记》属同一系列。

《文苑英华》[9]版的唐太宗《小山赋》有8字与《初学记》版不同，但是这8对字均在字形上非常相似。甚至有些本是异体字，如“岾”和“坯”，“巖”和“嵓”。最关键的是，由于《文苑英华》卷二十七记载“《小山赋》（见《初学记》）”，因此可以说，二者虽然存在些许异文，但是应属于同一系统。所以，包括上述四部明清文献和宋代的《文苑英华》和《初学记》属于同一个系统的版本可能性较大。但是，《初学记》和《文苑英华》的第⑪联“岫带柳而合双眉”和第⑱联“赏轻仁于胜地”均保持一致，只是其中的“而”和“仁”在《全唐文》中却分别变成了“兮”和“尘”。这两对文字和上述8对字很明显不存在字形上的相似，所以《全唐文》的编纂用书应该不是《初学记》。

那么，是否有可能存在与《初学记》不同系统的其他版本？据《全唐文》“序”记载：“每得数卷，亲定去留，仍从四库全书及永乐大典古文苑文苑英华唐文粹诸书内蒐罗采取。”[10]但是，我们再次把视线转回《全唐文》的话，就会发现《全唐文》收录的作品并非全部来自与《初学记》同一系统的《文苑英华》。

据夏婧（2013）对《全唐文》的编纂用书的考察可知，《全唐文》编者在抄录《文苑英华》作品时，用的并非通行本。夏婧（2013）的结论如下：“《英华》保存前代文献之功使之成为重辑唐文的首选用书，但陈邦彦旧辑本所据的通行闽刻本《英华》存在大量文字脱落，极大影响了录文质量。《全唐文》编者覆以内府藏影宋钞本逐一校核，在作者考订、篇目辑补方面均有补益。”[11]换言之，直至清代，确实存在与通行版《文苑英华》不同的另一个版本。《全唐文》编者收录的是“岫带柳兮合双眉”这个版本的《文苑英华》，也就证明与其为同一系统的《初学记》也有可能与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初学记》不同。

但是，由于的现存文献资料缺乏，内府藏影宋钞本《文苑英华》的文本实际情况如何，则难以考据。现阶段尚未有充分的证据足以证明《全唐文》和宋本《文苑英华》属于不同系统的文本。换言之，石上参考的是与《文苑英华》同系统的《初学记》这种推论缺乏说服力。

而另外一种可能性则是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唐太宗别集。除了《初学记》这部类书之外，唐代还编纂了《太宗文皇帝集》，存世文献中，著录该别集的有以下7种：

《旧唐书》唐太宗文皇帝集三十卷
《新唐书》唐太宗集四十卷
《崇文总目》唐太宗集一卷
《中兴馆阁书目》唐太宗诗一卷
《遂初堂书目》唐太宗集
《直斋书录解题》唐太宗集三卷
《钦定皇朝通志》唐太宗集四十卷

（孙猛，2015：1863）

而日本的文献中，唐太宗集为较早传入日本的别集之一。《大日本古文书》卷三（《正仓院文书续修》三九帙）天平二十年（748年）六月十日《写章疏目録》著録“《太宗文皇帝集》卅卷”[12]，这与《新唐书·艺文志》的记载一致，因此奈良时代传入日本的《太宗文皇帝集》是完本的可能性极大。

太宗文皇帝集传至宋代，止存残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唐太宗皇帝本集四十卷，《馆阁书目》但有诗一卷六十九首而已。今此本，第一卷赋四篇、诗六十五首……”[13]明人的辑本有《唐五十家诗集》本、铜活字本《唐太宗集》《唐百家诗》本。这些明代版本都没有收录《小山赋》。

胡玉缙《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续编》载：“《唐太宗皇帝集》二卷，不著撰人名氏。朱应辰刊本，卷数、诗数，与《解题》合，而其中《望春台》乃明皇诗，《饯中书侍郎来济》乃宋之问诗，都穆跋以为当是后人误入，非馆阁之旧。此钱塘丁氏所藏明活字本，前有《感应赋》、《临层台赋》、《小池赋》三篇，诗六十七首……”[14]结合《直斋书录解题》的记录，现存的这些宋代和明代的唐太宗别集都不是完本，其中明代的活字本就没有收录唐太宗的《小山赋》。如前文所述，奈良时代传至日本的《太宗文皇帝集》极可能为完本，那么其中当收录了唐太宗《小山赋》，而在时间上，与写于771年的《小山赋》参考了748年已经传至日本的《太宗文皇帝集》这种推论不存在任何矛盾。所以，石上在创作《小山赋》时，除了类书《初学记》之外，更有可能直接参考的是唐太宗的别集。

关于“兮”字的脱落问题，林晓光已做深入探讨，他认为比起“离骚系”骚体赋，“九歌系”骚体赋更容易获得南朝文人的青睐，并将“九歌系”骚体赋植入到骈赋中。林晓光指出：“原本《离骚》是长篇，与铺陈夸饰相称，《九歌》是歌，篇幅短。东晋以后，随着离骚系骚体赋蜕变为骈赋，南朝的作者们摆脱了离骚模式的约束，在汉晋赋的传统之外寻找灵感的源泉，结果发现了从上一代开始延续的九歌系歌谣作品，并将其植入赋中。”（林晓光，2019：28）但是，从石上《小山赋》乃至《经国集》所收17篇赋来看，日本早期的赋在使用“兮”字时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恰恰是与中国六朝完全相反。石上《小山赋》的“九歌系”句型为10句，而“离骚系”句型则多为16句。而且，包含《小山赋》在内的所有《经国集》赋中，“九歌系”句型为50句，“离骚系”句型却多达86句。从以上数据可证明，“离骚系”句型更受到奈良末期和平安初期的日本文人的青睐和模仿。

结合上文对石上宅嗣《小山赋》的押韵和平仄的统计结果可知，该赋虽然基本上遵循了押韵的规则，但是并没有平仄交替。石上创作赋时，通过“歌”的形式唱出来的可能性很低，换言之，他追求的与其说是作品在听觉上的，不如说是视觉上的工整和完美。对于包括石上在内的古代日本文人而言，用汉语撰写诗赋作品，无疑是一种外国文学的创作。川口久雄在探讨菅原道真诗时，指出：“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外国诗的鉴赏的第一阶段时，作者创作的必须条件是需要用该国的语音去直接朗读。”[15]而对于被选为遣唐副使，具备一定程度的汉学修养的石上，在写赋时确实能够遵循押韵的规则。但是，从结果而言，他的《小山赋》偶数句末字未能实现平仄交替，而且使用了大量的

非“歌”式的“离骚系”句型。笔者虽未能找到石上掌握汉字读音程度的相关文献资料，但从上述结果可推测，石上似乎无暇兼顾作品在听觉上是否和谐、好听。

3 从结构“乱曰”看石上宅嗣《小山赋》的思想

汉代以来，赋末尾的“乱曰”的作用是对前文的总结。汉儒王逸为《离骚》之“乱”作注曰：“乱，理也。所以发理词指，总撮其要也。屈原舒肆愤懑，极意陈词，或去或留，文采纷华，然后结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也。”洪兴祖亦云：“《国语》云：‘其辑之乱。’辑，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为乱辞也。《离骚》有乱有重。乱者，总理一赋之终。”[16]

石上宅嗣《小山赋》在末尾处亦运用了“乱曰”。该赋和唐太宗同名作均为30联左右，篇幅相仿。只是唐太宗《小山赋》全为单句对，但是石上除了单句对，还用了隔句对（第13和第18联）。结构方面，两者均用了“夫何”开篇，“尔乃”语词来达到内容转折的目的。因此，石上的《小山赋》在结构方面和唐太宗的同名作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有无“乱曰”部分。

一般而言，赋由序，本部和“乱曰”三部分构成。但实际上，六朝时期，这三部分并非赋的必备的结构成分，而仅有其中本部这种“序乱俱无式”的赋，即“指构篇章法中，序乱二者皆无，仅存赋文本部而已，在六朝赋作中，此类作品可谓占大多数。”[17]

小岛和松浦均认为，石上《小山赋》“乱曰”部分是该赋与唐太宗《小山赋》的最大区别所在。首先，小岛指出了石上虽然模仿了唐太宗对小山的景色描写方法，但是他同时还表达了老庄思想，这是和唐太宗《小山赋》最大的不同之处（小岛宪之，1985：65）。

而松浦则不提作者蕴含于“乱曰”的感情，只是针对该赋的前半部分，认为作者所怀有的是与知足而乐的唐太宗完全相反的心境。他的见解如下：

> 两篇《小山赋》共同主张的都是“希望在身边建造小山，与自然为友，过上超俗的生活”，是倾向于魏晋以后显著的隐逸情致的，但宅嗣则同时表达了他对为争夺政权而奔走的主流贵族的抵抗。他赋中吟咏道“小人以远，君子所育。”“为而不恃兮，孰知其德。”——结果而言，这样明显的不满，导致该赋和作为皇帝而有着知足心境的太宗的原作性质完全不同。[18]（笔者译）
>
> 二つの「小山賦」に共通する主張は、「身近かなところに小山を築き、自然を友とした、超俗の生活でありたい」という立場で、魏晋以後とくに著しい隠逸趣味への傾斜に立つものであるが、宅嗣の場合は、同時にそれが政権争奪に奔命する主流貴族への抵抗だったと考えられる。彼の賦に歌われる「小人以遠，君子所育。」「為而不恃兮，孰知其德。」——といった明らかな不満は、皇帝として充足の地位にあった太宗の原作とは、結果的に全く異質な作品を生み出している。（原文）

简而言之，松浦认为唐太宗和石上两人虽然都表达了对隐逸的憧憬，但是石上重点表达的是自己对主流贵族的抵抗和不满之情。

而笔者认为，石上在《小山赋》全篇，尤其“乱曰”部分，抒发的并非不满和愤懑，而是借助该赋种的老庄思想来表达他自足的心境，以及对“小山”的精神寄托。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石上的传记。

> 大纳言正三位兼式部卿石上大朝臣宅嗣薨，诏赠正二位。宅嗣，左大臣従一位麻吕之孙，中纳言従三位弟麻吕之子也。性朗悟有姿仪，爱尚经史，多所涉览。好属文，工草隶。胜宝三年授从五位下，任治部少辅。稍迁文部大辅，历居内外。景云二年至参议从三位。宝龟初，出为大宰帅。居无几迁式部卿，拜中纳言，赐姓物部朝臣，以其情愿也。寻兼皇太子传，改赐姓石上大朝臣。十一年，转大纳言。俄加正三位。宅嗣辞容闲雅，有名于时。每值风景山水，时援笔而题之。自宝字后，宅嗣及淡海真人、三船为文人之首。所着诗赋数十首，世多传诵之。捨其旧宅，以为阿闍寺，寺内一隅。特置外典之院，名曰“芸亭”。如有好学之徒，欲就阅

者咨听之。仍记条式，以贻于后。其略曰“内外两门本为一体”。渐极似异，善诱不殊。仆舍家为寺，帰心久矣。为助内典，加置外书。地是伽蓝，事须禁戒。庶以同志入者，无滞空有，兼忘物我，异代来者。超出尘劳，归于觉地矣。其院今见存焉。临终遗教薄葬，薨时年五十三，时人悼之。[19]

从上述传记的描述可知，石上既是国家级高官，同时也是精通佛道、喜欢涉猎儒教经典和历史书、擅长诗文创作的知识分子。他以文雅的语言和举止而闻名，与奈良时代后半期的淡海三船一起被并称为“文人之首”。石上容貌俊秀，聪明机灵。曾历任地方官，天平宝字五年（761年）被任命为遣唐副使，但没能远渡唐朝，于第二年辞职（理由并未记载）。第二年，石上为了除掉当时的权力派藤原仲麻吕，与藤原良继、佐伯今毛人、大伴家持等人合谋，最终失败而被降职。天平宝字八年（764年），随着仲麻吕的下台而覆权。据新村出[20]的考证，《小山赋》即大致写于他被降职后又东山再起的771年左右。

石上是古代日本拥有巨大势力的豪族物部氏的后裔。如上所述，石上宅嗣既是官位极高的文人又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他于晚年，将自己的旧宅邸改建为阿闵寺，并将其一角设成图书馆“芸亭”，向好学之徒开放，而对其身份地位没有明文规定，“好学之徒”可理解为好学爱书的读者。

在芸亭建成之前，日本八世纪初虽然也有面向收集了国家藏书的“图书寮”这种面向官员的封闭式设施，但像芸亭这种公共图书馆是史无前例的。新村出指出：“作为公共开放的私人图书馆，石上所建的芸亭是日本首家一般对外开放的图书馆。（「一般的に公開したのは、この石上宅嗣の芸亭で公共的に開放した私設の圖書館としては我國最初のものである。」）”[21]因此，芸亭的创立，对于日本文化的传承以及奈良时代知识分子的培养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具有划时代意义。以至于在石上诞辰1200年之际，日本图书馆界的有识之士为了铭记石上在日本图书馆界做出的贡献，在奈良天理图书馆前树立“石上朝臣宅嗣卿显彰碑”（新村出撰文）。

据上述《续日本纪》“内外两门本为一体”“外典之院”等记载可知，芸亭收藏了儒佛相关的书籍。进入芸亭学习的读者中，有后来作为汉学家取得较大成绩的贺阳丰年[22]（上文提到的《经国集》卷一的第4篇赋的作者）。

根据日本最古老的僧传《延历僧录》记载：“坚山穿沼，植竹栽花。桥生死之河，船济投于彼崖。芸亭西南构于禅门，心游八定。芸亭东北建方丈室，唯留一床。斋心六时，存念三宝。没有讲肆必至详食。于论辩场，咨询胜义。”[23]芸亭的一角建有小山和池塘，还种植了竹子和花草，可以看出其环境幽雅，为图书馆读者提供较好的阅读、思考以及议论的学习场所。

《小山赋》的“本部”部分生动描绘了小山的风景。第⑦联“构微岫于庭际，引细流于堂垂”和第⑫～⑭联“参差簪土，日度而不障；皎洁坳池，风动而奚涨。松欹岸兮倾盖，石澄流兮泛镜。云片覆兮岭阴，月半出兮豁映”中详细描写了小山的林泉风景。但是“乱曰”部分中并没有与“本部”部分上述内容相对应的词句。

“乱曰”仅有开头的四句“四节递谢兮，万物荣枯。视昔异代兮，知后同途”是对前文第①～④联“四节递谢兮，万物荣枯。视昔异代兮，知后同途”这八句的总结。“乱曰”共8联16句，其中第㉒～㉗联全部抒发的是作者的心境和志向。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乱曰”表达的是对小山所寄予的一种精神寄托，豁达超然的心境以及通过小山的“芸亭”宣扬他的教育理念。

首先，为何表达的是石上的精神寄托？第㉒和㉓联中写道“高尚在心兮，坳池足只。清静委命兮，崑岳蔑尔”意为只要怀有高尚的心境，即使林泉的小凹地也已经知足。只要内心清静，听任天命（随遇而安）的话，那么这座小山也可蔑视神话传说中著名的昆仑山了。这里“高尚”和“清静”主要参考的典故分别是《周易》（上经，蛊）的“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和《老子》（河上公本，洪德章第四十五）“清静为天

下正”。昆仑一词也出现在唐太宗《小山赋》中，也许石上下意识模仿了这种通过对比，衬托小山矮小的写法。只是与唐太宗的不同之处在于，石上寄托在小山上的是一种悠闲自得以及随遇而安的心境。

接下来的第㉔和㉕联中体现的石上超脱的心境就更加明显了。其中“禽兽不群兮，何必避世。箪瓢为乐兮，聊以卒岁”这四句用典基本上来源于《论语》。“不群”取自《论语》（微子篇）“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而“壁世”同出《论语》，其中宪问篇有“贤者壁世”。另外，“箪瓢为乐”之语明显基于《论语》（雍也篇）“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颜）回也不改其乐”。这里应该指的是石上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小岛宪之在注释中，指出了以上《论语》典故的使用。但是关于“聊以卒岁”的用典却没有提出任何见解。实际上，潘岳在《闲居赋》的末尾“遥乎山川之阿，放旷乎人间之世。优哉游哉，聊以卒岁”中亦用了与石上《小山赋》完全一样的四个字。而且在远离尘世，追求悠闲自得的心态上，石上和潘岳呈现了惊人的相似性。

最后的第㉖和㉗联是表明作者志向的最具体的一部分。其中写道“为而不恃兮，孰知其德。燕处超然兮，唯道是则”。前两句取材于《老子》（河上公本，能为张第十）的“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原意为生养了万物而不据为己有，为万物尽了力而不恃其能，助万物成长而不主宰它们，这就是最深的“德”。这里应该指的是建成了这座小山，却不对使用这座小山的人们（精确而言，当是使用小山里的“芸亭”图书馆的读者们）作强求。后两句中的“燕处超然”源于《老子》（重德章第二十六）的“虽有荣观，燕处超然”，表达了作者超然自得，自然无为的淡泊心境。关于“唯道是则”，小岛认为这四字本于《老子》（象元章第二十五）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小岛将此处的“道”理解成自然之道。而关于“聊以卒岁”，小岛仅提及此处的“聊”字用法可参考第⑳联的“聊”字。笔者调查发现，“聊以卒岁”这句其实也和第㉕联的“聊以卒岁”一样套用了潘岳的《闲居赋》中的语句“教无常师，道在则是”。李善对这句的注如下：

> 《尚书》曰：“德无常师，主善为师。”蔡邕《劝学篇》曰：“人无贵贱，道在则尊。”《论语》叔孙武叔曰：“吾亦何常师之有，道在则是。”[24]

这些典故中出现的“常师”一词，很明显“道”是与从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石上套用了潘岳的《闲居赋》，而潘岳本人此处的表达手法，当沿袭了《尚书》等典故。因此，石上《小山赋》中“唯道是则”的“道”，应该可解释成与教育密切相关的从师之道。尤其是石上笔下的小山其实更多并非纯粹自然界的山丘，而是拥有着公开图书馆“芸亭”的教育场所，好学之徒均能自由借阅其中的图书，而且石上本身还作为教育者来和这些好学之徒进行交流、讨论。换言之，他寄托在小山的思想，表面上是自然无为，悠闲自得的心境。实际上也是他希望在小山这个小型的教育场所，用自然无为的方式培育年轻的知识分子。这是他所追求的“为而不恃”之“德”。而且，在该赋的前半部分的第⑩联中亦提到了石上对教书育人之“德”的看法。“虽乏习坎之势，岂谢设险之德。”两句本于《周易》（上经，习坎）中的“象曰：水存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彖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这里说明的是作为君子的自我教育、自我成长的一种德行；困难中历练成长，主动学习知识，迎接挑战；享受困难带来的磨砺从而让自己更强。第⑩联字面上的意思为：由于小山规模小，缺乏险峻的地势和险恶的高山丘陵，却不拒绝人为设置的险阻，来教化自己和他人。而实际上是借用《周易》的语句来强调自己的教育理念。石上欲描绘的小山是一个教育场所，而非一般自然景观的小山，这点是唐太宗所没有描绘到的一种思想境界。

如上所述，石上《小山赋》“乱曰”和一般的汉赋的“乱曰”的功能不一样，它不仅仅停留在总结该赋前半部分的大意上，而是在末尾将作者的思想生动且具体地表达了出来。石上的知足自得之乐虽然与唐太宗一致，但是他借助小山表达的教

育理念、寄托在小山里的“芸亭”图书馆的愿望是唐太宗笔下的小山所不能承载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受益于“芸亭”的石上的弟子贺阳丰年后来才文才扬名于后世，贺阳所作《和石上卿小山赋》亦紧随其师之作被作为第4篇赋被收入了《经国集》。

整体而言，石上《小山赋》在思想上多处承袭了潘岳《闲居赋》。除上述“乱曰”的语句之外，其开篇的第①联“夫何四序之交代，经万古以无私。”在措辞和句型结构上和潘岳《秋兴赋》“四时忽其代序兮，万物纷以回薄”亦有几分相似。《经国集》卷一之中，同一题目作品数最多的《秋可哀赋》中也有诸多语句和思想源于潘岳《秋兴赋》。因此，作为早期日本赋学，其创作时所参考的中国赋当然以《艺文类聚》所收赋为主，但是这些赋所表达的思想可能更接近的是西晋赋，尤其是收于《文选》的西晋赋。另外，石上宅嗣不仅仅停留在模仿潘岳赋的思想，还表达了自己所建的小山的特殊性：小山不仅是自然景观，其中还建有日本最初的公开图书馆“芸亭”，他笔下的小山是个教育场所，他寄托在小山的思想不仅是知足自得，还有他对培育教育下一代知识分子的愿望。换言之，他笔下的小山与收藏了众多书籍的图书馆密切相关，承载的是日本文化的脉络，这是石上给“小山”注入的一种全新的元素——文化传承的象征。

4 结　语

本文在阐明谷村本《经国集》所收《小山赋》的文本价值之后，分析该赋的结构以及作者寄托于“小山”的精神内涵，得出了以下两个结论。

（1）通过对谷村本的分析，发现该赋可能参考的是有“兮”字版的唐太宗《小山赋》，但从整体上却没能遵守平仄交替的规则这一点而言，该赋所追求的应该是视觉上的工整而非听觉上的优美。

（2）考察了该赋结构上使用了“乱曰”的特点，分析了石上《小山赋》与唐太宗同名赋的不同：虽然模仿唐太宗的语句，但是因为其笔下的小山不是纯粹的自然景观，而是拥有着日本最早的公开图书馆“芸亭”的教育场所，他寄予小山的愿望是培养和教育后代，因此“小山”是日本文化传承的象征。

总之，该赋是石上热切期待日本文化能传承后世的一个精神寄托，他在创作该赋时，语句上虽模仿唐太宗同名作，但同时根据小山的实际情况给作品注入了其精神寄托这一全新的元素。该赋反映了日本上代汉文创作方法的一个侧面，对了解古代东亚汉文学的传播以及形成提供了有利的线索。针对古代日本文人在创作诗赋作品时处理音律等听觉上和谐美的方法这一问题，由于受本稿篇幅限制，笔者将在后续研究中对此另作探讨。

注

[1] 从中日古典文学比较的角度研究日本律赋的论文有如下8篇：秋谷幸治.中唐の律賦をめぐる文學論——白居易とその同時代人の律賦觀について[J].大東文化大學中國學論集，2008（26）：1-26；馮芒.平安朝律賦の述作制限について[J].東アジア比較文化研究，2015（14）：76-92；馮芒.日本の律賦の発生：都良香「洗硯賦」「生炭賦」を中心に[J].水門：言葉と歴史，2015（26）：117-125；馮芒.春澄善縄の試帖詩「挑灯杖」の押韻について[J].語学教育研究論叢，2016（33）：185-202；具惠珠.紀長谷雄八月十五夜詩序試論：唐代律賦受容をめぐって[J].和漢比較文学，2021（67）：19-35；三木雅博.菅原道真の「端午日賦艾人」詩と唐人陳章の「艾人賦」：平安朝における唐代律賦受容の一端[J].梅花日文論叢，2014（22）：23-35.

[2] 楓山本电子版可以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官方网页上阅览（請求番号：特008-0003）。网址为：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DAS/meta/result?IS_KIND=hierarchy&IS_NUMBER=100&IS_START=1&IS_TAG_S51=prnid&IS_STYLE=default&IS_KEY_S51=F100000000000003922&IS_EXTSCH=F20091210170256004 06%2BF20050224122440014 27%2BF20050318122723031 10%2BF100000000000000439 22&IS_ORG_ID=F100000000000000439 22&LIST_TYPE=default&IS_SORT_FLD=sort.tror%2Csort.refc&IS_SORT_KND=asc（2025年2月22日最终确认）。

[3] 谷村本《经国集》被指定为贵重书，其电子版可在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网页上阅览（請求番号：4-07‖ケ‖1）。网址为：https://kuline.kulib.kyoto-.ac.jp/opac/opac_detail_md/?reqCode=fromlist&lang=0&amode=MD10000&bibid=RB00010525&opkey=B172491294595903&start=1&listnum=0&place=&totalnum=1&list_disp=20&list_sort=6&cmode=0&chk_st=0&check=0（2025年2月22日最终确认）。

[4] 徐坚，张说，韦述，等.初学记：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92-93.

[5] 陈仁锡，辑.潜确居类书：卷十五[M].[出版地不详]：[出版社不详]，明崇祯年间：9里.

[6] 俞安期，纂.唐類函：卷十三[M].[出版地不详]：養正堂，1618：14表.

[7] 陈元龙，辑．御定历代赋汇：卷二十二[M]．出版地不明：養正堂，1618：27表．
[8] 张英，王土禛．渊鉴类函：卷二十四[M]．上海：点石斋石印，1897：8里．
[9] 李昉，徐铉，宋白等．文苑英华：四[M]．北京：中华书局，1966：121．
[10] 董诰，阮元，徐松，等编．全唐文：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
[11] 夏婧．清编《9全唐文》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3：66．
[12] 東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古文書：三[M]．東京：東京帝国大学，1901：89．
[13]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66．
[14] 胡玉缙．续四库提要三种[M]．吴格，整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013．
[15] 川口久雄．平安朝の漢文学[M]．東京：吉川弘文館，1981：78．
[16] 洪兴祖．楚辞补注[M]．白化文，许德楠，李如鸾，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47．
[17] 黄水云．六朝骈赋研究[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22．
[18] 松浦友久．日本上代漢詩文論考[M]．東京：研文出版，2004．
[19] 黒板勝美，編．新訂増補國史大系：第二巻　續日本紀[M]．新装版．東京：吉川弘文館，2000：475．
[20] 新村出．典籍叢談[M]．東京：荻原星文館，1943．
[21] 新村出．天平時代の公共図書館「石上宅嗣の芸亭」について [M]//寺崎昌男，久木幸男，監修．日本教育史基本文献・史料叢書12：石上宅嗣卿顕彰会編『石上宅嗣卿』．鈴木理恵，解説．東京：大空社，1992：97．
[22] 黒板勝美，編．新訂増補國史大系：第三巻　日本後紀　續日本後紀　日本文徳天皇實録[M]．新装版．東京：吉川弘文館，2000：133．
[23] 黒板勝美，編．新訂増補國史大系：第三十一巻　日本高僧傳要文抄　元亨釋書[M]．新装版．東京：吉川弘文館，2000：89-90．
[24] 萧统，编．六臣注文选[M]．李善，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292．

参考文献

王弼，注．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
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陈巍．日本平安时期重阳诗宴的来源及其仪式[J]．文化遗产，2014(3)．
李鼎祚．周易集解[M]．王丰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
吴云，冀宇，辑注．唐太宗全集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林曉光．漢魏六朝時代における騒體賦の變貌[J]．日本中國學會報，2019(71)．
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郭建勋，邱燕．日本平安初期汉文《重阳节神泉苑赋秋可哀》九首初探[J]．国际汉学，2018(4)．
上田正．切韻逸文の研究[M]．東京：汲古書院，1984．
小島憲之．国風暗黒時代の文学下Ⅰ　弘仁·天長期の文学を中心として[M]．東京：塙書房，1991．
辻憲男，岩坪健．校本経国集(1)[J]．神戸親和女子大学研究論叢，1999(32)．
辻憲男，岩坪健．校本経国集(2)[J]．神戸親和女子大学研究論叢，2000(33)．
半谷芳文．勅撰三漢詩集の研究[M]．東京：研文出版，2022．
吹野安．経国集の「賦秋可哀」について[J]．日本文學論究，1968(27)．
佐藤信一．「物候」について——「経国集」巻1「賦秋可哀」を中心に[J]．斯文，1989(97)．
佐藤信一．『経国集』「賦秋可哀」の表現について[J]．中古文学，1993(52)．
京都大学附属図書館，編．京都大学附属図書館六十年史[M]．京都：京都大学附属図書館1961．
小野岑守，菅原清公，滋野貞，等．經國集[M]//與謝野寛，正宗敦夫，與謝野晶子，編纂校訂．日本古典全集：第一回　懐風藻　凌雲集　文華秀麗集　經國集　本朝麗藻．東京：現代思潮社，1982．

作者简介：陈锦清　女　汉族　三重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　京都大学人间环境学研究科人文学联合研究员　研究方向：日本古典文学
联系方式：E-mail：jinqing_chen60@yahoo.co.j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Xiaoshan Fu" in "Jingguo Ji "by Ishigami Takauji and Chinese Fu Studies：Methods of Japanese Chinese Literature Creation in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Abstract: As one of the three major imperial collections of Chinese poetry in Japan, the "Jingguo Ji" is the first collection of

Chinese poetry in Japan that includes the genre of Fu.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Xiao Shan Fu" written by Ishigami Yakatugu in the "Jing Guo Ji" volume. Preliminary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author purely imitated Tang Taizong's "Xiao Shan Fu" collected in "Chu Xue Ji", expressing dissatisfaction and resentment, which is in sharp contrast to Tang Taizong's self-sufficiency. However, after analyzing the "Jingguo Ji" in the Tanimura Bunko edition of the Kyoto University Affiliated Library, I foun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text between Ishigami's "Xiaoshan Fu" and the Tang Taizong's work of the same name in "Chuxue Ji". Based on various literature at that time, it was inferred that Ishigami likely read and referred to Tang Taizong's other collections.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Luanyue', the mentality of contentment and contentment on the stone, as well as the desire to educate future generations, were elucidated. Because the small mountain depicted by Ishigami is not purely a natural landscape, but rather an educational venue with the "Untei" - Japan's first public library.
Keywords: Xiaoshan Fu ; Jingguo Ji; Ishigami Yakatugu; Tang Taizong

Author's Information:
Jinqing Chen (Female)
Year of Birth:1985
Mie University, Japan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Wei, J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nd Japanese Literature of the Classical and Medieval Periods
E-mail: jinqing_chen60@yahoo.co.jp

（责任编辑：王晨萌）

学术用语对照

语言学领域

日文	中文	英文
助動詞	助动词	auxiliary (verb)/predicate suffix
叙法	情态	modality
叙法副詞	情态副词	modal adverb
所有者	所有者	possessor
所有代名詞	物主代词	possessive pronoun
進行(相)	进行体	progressive
深層構造	底层结构	deep structure/underlying structure
心理動詞	心理动词	psychological verb/psych verb
推定	推测	inference
推量	推测	conjecture/speculation
数	数	number
数詞	数词	numeral
数量詞	数量词、量词	quantifier
数量詞遊離	量词浮游	quantifier floating
数量表現	数量表达	numeral classifier expression
スコープ	辖域	scope
性	性	gender
制限的関係節	限定性关系小句	restrictive relative clause
生成文法	生成语法	generative grammar/GG
静的述語	静态谓语	static predicate
節	小句	clause

（待 续）

参考文献：(见2020年第5期第111页)

（资料整理：澳门大学 杨文江 南开大学 王健宜）